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二卷
(1996)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
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

合辦

北京大學出版社

敦煌吐魯番研究

Journal of the D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

第二卷

Volume II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
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

合辦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七·北京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1997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二卷/季羨林等主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6
ISBN 7-301-03069-X

I. 敦… II. 季… III. ①敦煌學-研究-文集②文物-研究-中國-吐魯番
盆地-文集 IV. K870.6

書 名: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二卷

著作責任者: 季羨林 饒宗頤 周一良 主編

責任編輯: 劉 方

標準書號: ISBN 7-301-03069-X/K·0212

出 版 者: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北京大學校內 100871

電 話: 出版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559712 編輯部 62752032

排 版: 北京軍峰公司

印 刷: 北京大學印刷廠

發 行 者: 北京大學出版社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27.25 印張 43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一版 199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定 價: 52.00 圓

編委會（以拼音字母爲序）

主 編

李羨林 饒宗頤 周一良

編 委

柴劍虹 鄧文寬 方廣錫 郝春文* 黃繼持
林悟殊 榮新江 孫曉林 王邦維 王 素
張錫厚 張涌泉 趙和平

（加*號者爲執行編委）

編輯部成員

雷 聞 劉詩平 劉 屹 孟憲實 榮新江
史 睿 徐淑燕 姚崇新

本書承蒙泰國華僑崇聖大學創辦人
暨華僑報德善堂董事長鄭午樓博士
慷慨資助，謹此致謝。

編委會

目 錄

論 文

- 新疆新出于闐文本牘文書研究 段 晴 王炳華 (1)
- 敦煌出土前涼文獻所見“建元”年號的歸屬
——兼談敦煌莫高窟的創建時間 王 素 (13)
- 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及其封閉原因 榮新江 (23)
- 俄藏敦煌詩詞寫卷經眼錄 (二) 柴劍虹 (49)
- 敦煌寫本《清明日登張女郎神》詩釋證 張鴻勳 (59)
- 敦煌李陵、蘇武故事流變發微 邵文實 (71)
- 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詩歷史背景新探 陳國燦 (87)
- 燉盛光佛變相圖圖像研究 孟嗣徽 (101)
- 新訂敦煌莫高窟諸家編號對照表說明 徐自強 (149)
- 從“義和政變”到“延壽改制”
——魏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 孟憲實 姚崇新 (163)
- 唐西州上佐編年考證
——唐西州官吏考證 (二) 李 方 (189)
- 敦煌吐魯番出土雇工契研究 楊際平 (215)
- 《唐大曆三年曹忠敏牒爲請免差充子弟事》書後 孫繼民 (231)
- 吐蕃論董勃藏修伽藍功德記兩殘卷的發現、綴合及考證 李正宇 (249)
- 敦煌淨土寺六件諸色人破曆算會稿綴合 唐耕耦 (259)

日、英、俄藏三種《孫真人千金方》珍稀文獻及其重要意義 … 馬繼興	(285)
俄藏敦煌文獻經眼錄 (二) …… 施萍婷	(313)

札 記

跋 P.2189《東都發願文》殘卷 …… 孫曉林	(331)
北圖藏殷 42《論語音義》殘卷跋 …… 許建平	(337)
《敦煌歌辭總編》商補 …… 曾 良	(341)
補唐末沙州節度判官掌書記張球事一則 …… 郭 鋒	(349)

書 評

《吐魯番出土文書》壹、貳 …… 孟憲實	(355)
<i>Sanskrit-Text aus den buddhistischen Kanon : Neuentdeckungen</i> <i>und Neueditionen</i> …… 王邦維	(363)
<i>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 Festgabe des Seminar für</i> <i>Ind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für Professor Dr. Heinz Bechert</i> …………… 王邦維	(368)
《藏外佛教文獻》第一輯 …… 鄧文寬	(373)
<i>The Manichaean Hymn Cycles Huyadagmān and Angad Rōšnān</i> <i>in Parthian and Sogdian</i> …… 林悟殊	(379)
《唐五代韻書集存》 …… 張涌泉	(381)
《敦煌願文集》 …… 方廣錫	(383)
《敦煌文獻與文學》 …… 張錫厚	(389)
《新疆石窟藝術》 …… 古麗比姪	(397)
《敦煌書法庫》 …… 劉 濤	(401)
《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 …… 王 素	(409)
《古代高昌王國物質文明史》 …… 王 素	(414)
新書目 ……	(419)
補白：封面徽標設計主題 ……	(230)

Contents

Articles

- A newly discovered Khotanese wooden document from Xinjiang
..... Duan Qing and Wang Binghua (1)
- The royal reign title *Jianyuan* as seen in the Former Liang documents
from Dunhuang Wang Su (13)
- The nature of the Dunhuang library cave and the reason for its sealing
..... Rong Xinjiang (23)
- Dunhuang Poetic Works among the Russian Collection: A Preliminary
Survey (2) Chai Jianhong (49)
- Remarks on a poem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Zhang Hongxun (59)
- The formation of the stories of Li Ling and Su Wu transmitted in Dunhuang
..... Shao Wenshi (71)
- Fifty-nine poems by unknown authors: A new historical approach
..... Chen Guocan (87)
- An iconographical study on the painting of Tejaprabha Buddha
..... Meng Sihui (101)
- New concordance of the numbering system of the Mogao Grottos
..... Xu Ziqiang (149)
- From the Yihe *coup d'etat* to the Yanshou Reform: The political change in
Gaochang during the late Qu period
..... Meng Xianshi and Yao Chongxin (163)

- The Principal Territorial Aide in Xizhou during the Tang Time: A
Chronological Study (2) Li Fang (189)
- The employment contracts unearthed from Dunhuang and Turfan
..... Yang Jiping (215)
- Remarks on a Tang document (768 AD) concerning the exemption of
official service Sun Jimin (231)
- Two fragments of the record concer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uddhist
temples by a Tibetan high official Li Zhengyu (249)
- The reconstruction of six fragments from the Pure Land Monastery in Dunhuang
..... Tang Geng'ou (259)
- Three rare fragments of *Sun Zhenren Qianjinfang* kept in Japan, Britain
and Russia Ma Jixing (285)
- Dunhuang documents in Russian collection: A Preliminary
Survey (2) Shi Pingting (313)

Miscellaneous Notes

- A fragment of the *Dongdu Fayuanwen* (P.2189) Sun Xiaolin (331)
- A fragment of the *Lunyu Yinyi* (Yin 42 of the Peking Library)
..... Xu Jianping (337)
- On the Corpus of Song's Word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 Zeng Liang (341)
- A note on the secretary Zhang Qiu in Tang's Shazhou Guo Feng (349)

Book Reviews

- The Turfan documents* (1) (2) Meng Xianshi (355)
- Sanskrit-Text aus den buddhistischen Kanon: Neuentdeckungen und
Neueditionen* Wang Bangwei (363)
-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Festgabe des Seminar für
Ind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für Professor Dr. Heinz Bechert*
..... Wang Bangwei (368)

目 錄

<i>Buddhist texts not included in the Chinese Tripitaka</i> (the first collection)	Deng Wenkuan (373)
<i>The Manichaean Hymn Cycles Huyadagmān and Angad Rōšnān in Parthian and Sogdian</i>	Lin Wushu (379)
<i>Collection of phonetics works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eriod</i>	Zhang Yongquan (381)
<i>The prayer texts from Dunhuang</i>	Fang Guangchang (383)
<i>Dunhuang documents and Dunhuang literature</i>	Zhang Xihou (389)
<i>Art of grottos in Xinjiang</i>	Gülppe Mepiz (397)
<i>Anthology of calligraphical works from Dunhuang</i>	Liu Tao (401)
<i>The Dunhuang-Turfan documents and the silk road</i>	Wang Su (409)
<i>Essai sur la vie matérielle dans l'oasis de Tourfan pendant le haut moyen âge</i>	Wang Su (414)
New Publications	(419)

(Translated by B. W.)

新疆新出于闐文本牘文書研究

段 晴 王炳華

（編者按：本文第一節由王炳華執筆，第二節以下由段晴執筆）

一、于闐文本牘的發現及其形式

1973年8月31日，我在結束喀什地區的文物調查後，抵達和田。初抵和田，為收集、瞭解和田地區基礎資料，曾到地委資料室借閱有關文獻。在管理員同志辦公桌的一角，發現古代文字函牘一件，似古于闐文。意識到這一木牘本身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而且出土地點肯定是一處重要的古代文明的遺址，是值得進一步工作的綫索。因此，當時曾提出兩點：一是向管理員同志簡要說明這一函牘作為文物，具有重要學術價值，不宜與一般文獻等同，置於普通資料之中，故請他支持能將函牘交由文物考古部門收存。這一要求得到充分的理解，隨即由我具函取回；再是希望他們能準確說明木牘的來源、出土地點，因為這不僅涉及對木牘本身的解析、研究，而且涉及遺址綫索，關係到下一步可能需要進行的工作。管理員同志當時回憶再三，仍不得要領，曾說木牘是農民交來，好像出土在墨玉縣（喀拉喀什河流域）。但這一“出土在墨玉縣”的印象又被資料室另一同志否定，稱根本不是“墨玉縣”。追詢究竟是何時、何人交到資料室，終因未留下任何文字記錄而說不清楚。當時，文化大革命雖近尾聲，但各方面工作並未恢復正常。這類文物古蹟方面的事，在不少人心目中，並不是值得認真關注的問題。因此，這一木牘究竟出土在甚麼地方，是何時何人交到和田由地委資料室收存，這在我見到木牘之時即已成了一個追索不清的問題。今天看起來，難以理解，也讓人遺憾。但在當時，人們都陷身在文

化革命運動之中，能有人多少意識到這一文物的歷史價值，並費心交到和田，安全收存在資料室而未損毀、失落，並在考古工作者調查時將它奉獻出來，確實已屬萬幸，也難苛求其他了。

木牘長方形，主體部分為空缺一邊的槽狀木匣。長 22.3，寬 12.5，厚 2.5 厘米，上蓋為梯形，長 20.5，寬 10.5—11.5，厚 0.8 厘米，一端有小把扭。上蓋由空缺之短邊楔入匣體即封合嚴密。蓋體後部二小孔，孔徑 0.4 厘米，彼此間距 4 厘米。前部為方形槽：5×4.5 厘米，深 1.4 厘米。匣體之前部有二小孔，孔徑 0.4 厘米，兩孔間距 1.4 厘米。緘封之方法是：將毛綫繩由上蓋後部之小孔中由裏向外穿入，捆縛盒蓋及匣體，復由匣體下部穿過，至方孔內扎實，用泥密封，蓋印章。在匣體內、外，上蓋內側均滿書文字，封泥前部有兩小行文字。墨書文字除部分為後期臘脂、油跡污染外，大部分清晰可以辨讀。

二、木牘文書釋讀報告

1973 年 9 月，現任新疆考古研究所所長王炳華先生憑着他考古學者特有的直覺，將一件十分珍貴的于闐語木牘攜歸烏魯木齊。這件木牘現收藏在新疆考古研究所。在這裏，筆者建議用 WBH01，即王炳華名字的拼音縮寫作為這件木牘的標號。

關於木牘的形式，王炳華已做了詳盡的描述。與 WBH01 號木牘文書形式相似的于闐語木牘目前已知的還有另外三件。一件是 Or.9268 號文書，現藏英國圖書館，該文書的圖片由貝利先生於 1960 年收入《伊朗碑銘集塞語文書》第一卷（*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 Saka Documents I*）之中，貝利教授對該文獻的轉寫及翻譯發表在《塞語文書文字卷》當中。^[1]另一件現藏我國新疆博物館，該木牘的圖片曾刊登在 1981 年第 1 期《中國畫報》上，引起了德國漢堡大學 Emmerick 教授的注意，他於 1984 年得到新疆博物館寄來的照片，並根據照片對木牘文書做了轉寫並翻譯，研究的結果連同照片一起發表在《伊朗學研究》1984 卷中。^[2]第三件木牘現藏倫敦英國圖書館印度事務部（British Library, I.O.L. division）。這件木牘雖藏於英國圖書館多年，但一直沒有得到西方學者的注意，直到 1984 年，一個英國圖書館的助理館員將木牘

拿給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施爾沃先生看，它纔得以二次出土。1991年，《伊斯蘭化之前中亞的歷史和文化》一書中刊登了施爾沃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為《八世紀的于闐王》，^[3]在這篇文章中，施爾沃先生不但首次披露了I.O.L.木牘上兩件文書的內容，而且還總結性地將貝利釋讀過的Or.9268號文書、Emmerick釋讀過的烏魯木齊文書重新轉寫翻譯，糾正了他們的一些錯誤。同時，施爾沃先生發現，烏魯木齊木牘和印度事務圖書館所藏的木牘都是寫於于闐王Visa Sihya統治時期，甚至都是出自一個人的手筆。根據施爾沃的推測Visa Sihya統治的年代大約在公元737-746/7年之間，這個于闐王也許就是中國史書上記載的尉遲珪。Or.9268號木牘寫於Visa Dharma統治時期，施爾沃先生推測他的統治時期大約在746/7-756+之間。^[4]施爾沃先生還發現，上述三件木牘上記載的事情都發生在于闐國“六城地區”，即現在已被沙漠掩埋的著名的“丹丹烏力克”地區。^[5]這些木牘上記載的文獻都是由官家判定並簽署的契約，幾乎都涉及人口的買賣。

WBH01號木牘記載的是一份完整的契約，契約涉及人口買賣，被賣掉的是一個家生的女子和她的兒子。但是，這件在當時具有法律效應的契約，與其他幾件木牘契約有不同，它涉及的案子不是由官家了結的，案子的判官是著名的“瞿摩帝”寺的全體僧眾。大概是因為出於僧家之筆的緣故，僅僅從書寫格式來看，這份契約堪稱是于闐語契約的範文。

木牘的封面，在封泥和印章的上方，有兩行清晰的墨跡，標明了印章的來源：“暨全體瞿摩帝僧眾執事大師以僧伽印封。”在封泥和印章的下方原有五行文字，雖然因歲月久遠而字跡漫漶，但涉及這樁人口買賣的主要當事人的名字以及價格數字還都依稀可辨。這說明木牘封面的文字主要用來提示木匣內記載的事件，便於日後查找。

打開木匣，從蓋子的背面開始書寫，背面寫完，再寫木匣底部的裏面。在這兩頁上詳細記錄了整個買賣的原委，記錄了造契約的年月日，注明了當時的朝代，以及當朝國王的名字。木牘上還記載了參加判案的僧眾的姓名，他們在寺院中的職務，當時的執事僧，以及賣方、買方。文書的結尾處，書記官寫下自己的姓名，並寫明是受何人委托。

木牘的封底也書有數行文字，內容看來和封面有相同之處，還是將事情的

原委、經過、成交各方的姓名、成交的價格等簡單做了介紹，但這裏還補充了一些內容，因為字跡不清，補充的內容不是十分清楚。

WBH01 號木牘的書寫年代可以肯定要早於其他幾件木牘。這件木牘上有紀年，紀年中出現了一位于闐王的名字。但是很遺憾，恰恰是記載王者名字的地方，字跡模糊，令筆者不敢輕易作出判斷。可以斷定的是，這件木牘上出現的于闐王，既不是新疆博物館藏木牘上的 *Viśa Sihya* 國王，也不是 Or. 9268 木牘上的 *Viśa Dharma*。關於筆者的判斷可參見後文中的說明。

從語言上看，WBH01 號木牘應早於其他幾件木牘。儘管木牘中動詞和名詞的變格變位已明顯地帶有晚期于闐語的特征，如復數屬格、為格是 *°am*，而不是早期于闐語的 *°ānu*。但是一些詞匯的寫法仍屬於早期于闐語階段，例如 “*rrundā*”，即“王”字的屬格、為格的形式還是早期于闐語的寫法。總體來說，木牘中所用的語法相當規範，這樣規範的于闐語，在整個于闐語文獻的世俗文書中實在少見。這件木牘為于闐語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實證。

木牘中出現的國王姓名前的頭銜也很簡單，他的頭銜僅僅是：“*miṣḍām gyastā hvamṇā rrundā viśya*…仁慈的主、于闐王尉遲……”，這裏沒有其他于闐王姓名之前常見的“王中之王”等等。施爾沃先生在他的《八世紀的于闐王》一文中推斷出一部分于闐王的紀年，又將一部分是已知的可以確定其年代的于闐王的名字以及他們的封號統統排列成表。儘管施爾沃對某些于闐王年代的判斷是錯誤的，那些出現在木牘之上的于闐王，其年代應遠遠早於八世紀，^[6]但是施爾沃的表還是可以為于闐王先後順序的排列提供參考。根據施爾沃的這張表，人們可以看出于闐語的衍變，還可以看出于闐王封號從簡到繁的不斷變化。如果根據語言和封號衍變的先後順序將 WBH01 排入這一表格的話，它的位置應排在整個表的第二位，即排列在三世紀的還是使用古印度語西北方言的犍陀羅語的于闐王之後（*Khotana maharaya rayatiraya hinajha Vij'ida Simha*）。^[7]

另外，自唐代以來，唐朝廷對天下諸州的佛寺有嚴格的控制，對佛寺的數目有明確的記載，僧人也得到皇帝的加封。^[8]在敦煌以及和田地區發現的于闐語文獻中，在一些于闐僧人的名字前也常見漢地僧人習慣用的封號如“三藏法師”、“大德”、“大師”等。WBH01 號木牘是大瞿摩帝的僧人們記錄的，其中

出現了許多僧人的名字和他們在寺廟中的地位。但在整個文書當中見不到唐以來所習慣採用的僧人的頭銜，僅從這一點判斷，這件木牘也似乎應該是唐朝以前的產物。

三、WBH01 號木牘提供的新史料

WBH01 號木牘出自于闐的瞿摩帝大寺，它像一個歷史的放大鏡，將歷史上一座著名佛寺內部的結構部分地展現在現代人的眼前。根據藏文史料記載，瞿摩帝寺是在于闐王毗利耶（Virya）時期修建的，應當是繼贊摩寺之後于闐佛教史上第二古老的寺廟。公元 399 年左右，當東晉的高僧法顯到達于闐時，就住在這座寺中。根據法顯的記載，當時瞿摩帝寺有僧人三千，“三千僧共犍槌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無聲。”^[9]僅僅憑着法顯的這一條記載，就可以對瞿摩帝寺當時嚴密的戒律略見一斑。可想而知，要將一座有如此衆多僧人的寺院管理得如此井井有條，一定得有一套完整的寺規和完善的組織系統。

WBH01 號木牘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瞿摩帝寺內部的組織結構。根據這件木牘的記載，瞿摩帝寺不祇擁有一所僧院。僧伽藍內部的統治看起來十分民主，領導層似乎由一群有名望的僧人組成，他們都被稱為大師（*āsiria*, Skt. *ācārya*）。為首的是上座，上座還享有助伴（Skt. *Sānucara*），該詞在古典梵語文獻中是指國王的隨從。木牘文件中還列出了另一位大師也擁有助伴，看來擁有助伴在寺廟中是一種特殊的待遇，表示一定的級別。一些大師的頭銜很有意思，如“兩藏大師”、“如法大師”等。這些頭銜的意義都還有待於進一步探討。寺院的日常事務似乎由執事僧（Skt. *kriyādhara*）們來完成，執事僧由這些師長們輪流擔任。需要說明的是，文書中出現了個別僧官的名稱，筆者目前還不能確定這些名稱的意義。

木牘中出現的“瞿摩帝”一詞耐人尋味。瞿摩帝顯然是個地名，因為文中還有一個從“瞿摩帝”詞派生出的形容詞，即 *gumattiraja*-“生於瞿摩帝的”，這個形容詞又轉換成了名詞，表示瞿摩帝的居民們。木牘中記載的買主是考耶（*khāya*）這個地方的人，在說明買主的所來時就用了 *khāyaja*，即考耶的形容

詞形式。但是當“瞿摩帝”一詞特指瞿摩帝大寺或特指瞿摩帝的僧衆時，沒有用它的形容詞形式，這說明瞿摩帝大寺的僧衆不僅僅來自瞿摩帝地區。瞿摩帝的居民有一處新區，不知這是因爲人口的原因而建起的新區，還是由於其他的原因。僧人和居民的關係也頗有意味，寺院的僧官可以替老百姓辦案，可以命令、指揮世俗的公務人員。不知瞿摩帝的居民是不是就是瞿摩帝大寺的封戶，這使人想起誕生於公元六世紀的《洛陽伽藍記》中有一條宋雲所做的記載，它反映了于闐王爲佛教寺院封戶的情況：“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即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戶。”^[10]另外，從丹丹烏力克以及麻札塔格等地發現的一些漢文文書看，于闐國存在着一種被稱爲“家人”的人，他們與寺院有着比較密切的聯繫，他們在寺院農業經濟中上役，寺院還有義務交納家人應承擔的稅收，等等。^[11]從這些材料看，于闐的寺院有自己的管轄範圍，而寺院享有國王奉贈的封戶。^[12]如果能得到其他資料的補充，將對認識瞿摩帝寺的結構、經濟來源有更多的幫助。

四、WBH 01 號木牘的拉丁字母轉寫以及翻譯

說明：

[] 內的字母是作者根據內容補充上的。

[× ×] 表示此處缺的字母數如 ×。

[……] 表示缺若干字母。

木牘封面 (A) (見圖版一)：

- A 1. || samagṛ gumattīrai bilsamṁna krryāda
2. rā āsirya pyaṣṭāndā saṁgamudrāṇa
3. [……………]
4. [……] ysāya jsica
5. haṁsara haṁtsa purā khyainakāna gir
6. ye ttī khā[ya] jā kha[sai] [rrāsu (?)] pīhi jsa 700
7. [mūra ×] vilam ttī [……]

封面譯文：

暨全體瞿摩帝僧衆執事大師以僧伽印封。

……〔家〕生女汗薩喇與子喀嚴納克。考耶的喀舍以 700 牟利之價買下他們。維蘭……。^[13]

木牘蓋子內面 (B) (見圖版二)：

- B 1. SI salī 5 māstā haṣṭa haḍā 16 (?) ṣe' kṣuṇi miṣḍām gyastā hvaṃnā
rrundā viśya virya' (?)
2. mā [× ×] ttu bādā samagr mistā gumattirai bilsaṃgā siyya saṃkhyer-
ma saṃ
3. gasthāṇa āsirya la ma kā vye tta cu rā vara trrūryaura (?) || cu [× ×
×] saṃgasthīrā
4. sānacārā āsirī suprabhadra || vibhāṣa āsirī viṇayabhadra || dārma-kapī āsi
5. rī jīyanucā || sānacārā āsirī kuvamdarā || [×] dvilai āsirī suraviśā || dvī
6. lai āsirī puṇada || ci ttī hirā āsirī jayabhadra || ttā burā ttu bādā krryādara
7. āsirya vya dārma-kapī āsirī sabhadrapūra dārma-kapī āsirī jayidra
8. dharma ma ttiṇa saṃnveta × × dvilai āsirī karabhadra ttī praysārai vye
|| aṣṭā guma
9. ttirajāṃ nūvara bisai vilam ṣi' gumattirai bilsaṃgā vara tta haṣṭi yuḍe
se a
10. ysā ṣṭā hīvyā biśa ysāya jsica parāthum hamsara nāmma

譯文：

吉祥！5 年 8 月 16 日 (?)，這是仁慈的主尉遲毗利耶 (?) 統治時期。……^[14]此時，在全體大瞿摩帝僧衆之第二僧伽藍中，有僧衆的代表大師 la ma kā，^[15]他們在此……；^[16]……上座、享有助伴的 suprabhadra 大師；毗婆沙大師 viṇayabhadra；如法大師 jīyanucā；享有助伴的 kuvamdarā 大師；兩藏大師 suraviśa；兩藏大師 puṇada；……物品大師 (?) jayabhadra。他們均是當時的執事師：如法大師 sabhadrapura；如法大師 jayidradharma。在這次集會上兩藏大師 Karabhadra 是主持 (?)。

現有家住瞿摩帝人新區的維蘭，他向瞿摩帝僧衆提出以下請求：“我將